

也谈汉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

——兼论信息结构对汉语语序的影响

On the phenomenon of intransitive verbs taking objects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on word order

in Mandarin Chinese

孙天琦：

地址：北京大学畅春园 60 甲楼 416 室

邮编：100871

电话：010-62763655

电子邮件：suntianqi1107@sina.com

潘海华：

地址：香港城市大学翻译、中文及语言学系

电子邮件：Haihua.Pan@cityu.edu.hk

提要：本文讨论汉语中两类所谓的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的差异。在考察大量相关的句子之后，我们发现能带所谓的施事宾语并不限于“计数句”，还包括“分配句”和“对比句”，相关的动词除了非作格动词之外，还可以是及物动词和双及物动词。我们认为非宾格动词带宾语是论元结构决定的特质，而所谓的非作格动词带宾语则是信息结构的表现。两者是不同层面的现象，存在本质差别。汉语中存在受信息结构驱动的变异语序，主体焦点后置是一种典型的表现。能进行这种语序调整的结构中必须具有“集合-子集/成员”关系，而后置的成分必须表达新信息，同时还要保证信息结构和论元结构的冲突不影响语义理解。满足这些条件后，汉语可以通过外置操作来实现语序调整。

关键词：非宾格 非作格 信息结构 焦点 语序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types of object-taking intransitive verbs in Mandarin. We find that “number counting” sentences are not the only sentence type that allows an inverted subject, and sentences expressing distribution and invoking a contrast also allow such an inversion, and transitive verbs and ditransitive verbs can also appear in the relevant sentences. We think that the phenomenon of unaccusative verbs taking objects is determined by argument structure, whereas that of unergative verbs taking “objects”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The two types of phenomena belong to different levels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with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Subject focus inversion is a typical word order change induced by information structure. Such an inversion must satisfy the “set-member/subset” condition, with the inverted subject carrying new information as realized by a numeral NP or a contrastive NP.

Key words: unaccusative, unergative, subject inversion, information structure, focus, word order

也谈汉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

——兼论信息结构对汉语语序的影响

1 引言

汉语中，典型的不及物动词也常常可以后接一个名词性成分，以“老王跑了老婆”、“村里又死了人”为典型代表¹。其中动词后的名词性成分通常被分析为宾语，这类结构也被称作不及物动词带宾语或保留宾语结构。它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其谓语动词属于典型的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s)。由于唯一论元位于宾语位置，呈现出表层非宾格(surface unaccusativity)特征。一般认为非作格动词是不能这样使用的，不能说“老王跳了老婆”、“村里又哭了人”。这也是汉语中非宾格和非作格动词最重要最基本的区别之一。针对这一问题，刘探宙(2009)提出不同意见。文章指出汉语中一元非作格动词也可以带宾语。这类结构用于计数，表示完成量和总体量的对比。认为包含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的计数句有着相同的句法意义、形式构造和生成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质疑汉语中区分非宾格和非作格动词的句法标准和必要性。

刘文提出的非作格计数句是非常有价值的发现，使我们对汉语事实的挖掘更深入了一步。但本文认为这个现象的存在并不影响汉语中存在非宾格和非作格对立的结论。一方面，汉语中表示计数意义的结构并不限于“非作格动词+ NP”，非宾格动词、及物动词、三元动词也都可以。也就是说，只要满足相应的“计数”意义，语境合适时各类动词都可以这样使用，与具体动词的论元结构已经没有关系。所以，非作格动词能出现在这类结构中并不证明它和非宾格动词的论元结构有相同之处。而且，“非作格动词+ NP”也不一定表示计数，还可以表示“分配”、“对比”等意义。下文将证明这种非常规的句法实现都是特定构式进行信息结构调整的结果，属于信息结构调整引发的语序变异，与动词的论元结构无关。另一方面，各种典型的表层非宾格结构都不允许非作格或其他类型的动词进入。所谓的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都可以带宾语其实是两个不同层面的现象：前者是论元结构的表现，后者是信息结构的表现，混同处理并不合适。

2 允准非作格动词后附 NP 的构式

2.1 计数句

¹ 本文不讨论“飞上海”、“哭周瑜”等情况，这些结构中动词后的名词性成分是与动词没有论旨选择关系的非核心成分。这里只讨论核心论旨成分出现在不及物动词后的情况。

刘文对汉语的非作格计数句进行了详尽的描写，分析了各个构件的允准条件。相关的分析揭示了这类结构的各项重要特征，缺憾在于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允准条件。文章指出这类结构中动词前 NP 的允准条件为[+范围]∪[+工具、目的或方式]∪[+时间、原因]。这个概括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所谓的工具、目的、方式、时间和原因等都不是关键的允准条件。相关语句若要成立一定要提供一个范围集合，与数量 NP 形成“集合-子集/成员”（set-member/subset）关系。如以下几个刘文的例子。

(1) 立定跳远已经跳了三十个同学了。(目的)

(2) 今天是平安夜了，按照每年的习惯，朋友们应该聚在一起的，但是今年结婚了几个，感觉不是很方便了。(时间)

(3) 这次流感就病了一个孩子。(原因)

“立定跳远已经跳了三十个同学了”一定是相对于某个范围来说的，如“立定跳远**我们班**已经跳了三十个同学了”，“我们班”提供一个集合，由我们班的同学组成。“三十个同学”是该集合的一个子集；(2)更加明显，“结婚了几个”陈述的是上文“**朋友们**”的情况。“几个”是集合“朋友们”的一个子集；“这次流感就病了一个孩子”与(1)一样，一定隐含一个范围集合，如“这次流感**小班**就病了一个孩子”。“小班”引出一个由“小班孩子”组成的集合，“一个孩子”是该集合的一个成员。

这类结构中存在这样的“集合-成员/子集”（set-member/subset）关系还有一个很好的证明。所有语句中动词后的部分都可以只保留数量成分，把名词提到动词前，清晰地展现这种关系。如：

(4) **男生**已经跳了三十个了。

(5) 我的**大学同学**又离了好几对。

(6) 幼儿园里**孩子**病了一大群。

其实，所谓的目的、方式、时间和原因等只不过是范围集合可有可无的伴生物，为引出范围集合提供相应的线索，对语句的成立并没有决定作用。而范围集合无论是否在表层结构中出现，都对语句的成立和语义解释起着重要作用。

表面上看，计数句的确可以允准“NP₁+非作格动词+NP₂”这样的句法序列。但这是否说明非作格动词具有可以使其论元位于宾语位置的特性呢？如果全面考察计数句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个结论并不成立。汉语中不只是非作格动词可以有这样的句法实现。由于各类事件都有这种“计数”的表达需要，各类动词都有这种句法潜力。只要满足相应的允准条件，各类动词就都可以进入这个构式，与具体动词的论元结构已经没有太大关系。如：

(7) (报名表) 我们班已经交了十几个人了。(及物动词)

(8) 这批信件已经送了三组邮递员了²。(三元动词)

(9) 这次流感我们班病了好几个同学。(非作格动词)

(10) 不到半夜，攻城的战士已经死了一大半。(非宾格动词)

可见所谓的非作格动词也可以带宾语并不是某一类动词的特性。

而且，这种特殊的语序是特定构式进行信息结构调整的结果。由于本文关注的是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的情况，这里先讨论了“NP₁+V+NP₂”的形式。其实，计数句更基本的实现序列是“NP₁+NP₂+V”，如“我们班好多同学病了”。为了明确和凸显焦点才把施事成分调到动词之后，受信息结构驱动的具体过程将在下文讨论。

另外，刘文讨论的非作格动词带宾语的情况仅限于计数句。其实，汉语中非作格动词后附 NP 并不限于这一种情况，在表示“分配”和“对比”的构式中也能看到这种特殊的句法

² 三元动词的情况有些复杂。一般情况下，出现在动词之后的 NP 更倾向于理解为与事（参见任鹰 1999）。这里特意选用“邮递员”这样的有固定角色倾向的名词来调控语句的语义解释。重要的是，这种句式中心元动词后的 NP 虽然不容易但的确可以理解为施事。

实现。与计数句的情况一样，动词的选择是基于构式表达的整体需要，与论元结构没有直接关系，并不限于非作格动词。

2.2 分配句

分配句和计数句都与数量有关，但意义相差很大。“分配”表示的是数量配比关系，强制要求两个数量成分同时出现；而“计数”表示的是某个事件的完成量，只要求一个数量成分。

“分配”句与“计数”句一样，不仅仅能容纳非作格动词，也能容纳及物动词和三元动词。如：

(11) 一个蹦床跳十个小朋友（非作格动词）

(12) 一锅饭吃十个人（及物动词）

(13) 一捆信件送两个邮递员³（三元动词）

有意思的是，“分配”构式虽然能容纳及物、三元和非作格动词，却很难容纳非宾格动词。像“一次死六个人/一次六个人死”、“一片海滩沉两艘船/一次两艘船沉”这样的表达会让人觉得很奇怪。这是因为“分配”关系通常只适用于“自主”、“可控”的事件，与非宾格动词“非自主”的语义特征相冲突。可见，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并不是动词的论元结构，而是其语义特征。

表示分配的结构以往汉语学界研究得很多，“容纳”、“供用”是文献中提到最多、最典型的“分配”构式（参见任鹰 1999、陆俭明 2004）。（11）-（13）都表示“容纳”、“供用”义。其实，不只是“容纳”、“供用”，“分配”关系还可以表示参与活动的个体分组情况。如：

(14) 一次跳十个人。

(15) 一组唱三个人。

值得注意的是，分配句中也隐含着“集合-成员/子集”关系。“一张蹦床跳十个小朋友”其实等于“一张蹦床小朋友跳十个”。数量成分“十个”是范围集合“小朋友”的一个子集。

分配句十分独特，两个 NP 都是数量成分，两者构成的配比关系才是语句的表义重心。所以 NP 成分的位置特别自由，可以在动词前后互换位置，还可以与计数句一样，两个 NP 都出现在动词前，动词甚至也可以省略。这里仅看一个非作格动词的例子。

(16) a. 一张蹦床跳十个小朋友

b. 十个小朋友跳一张蹦床

c. 一张蹦床十个小朋友跳

d. 十个小朋友一张蹦床

e. 一张蹦床十个小朋友

主语后置的特殊序列 a 也是由基本式 c 受信息结构驱动变异而来。

2.3 对比句

如果说分配句和计数句中非作格动词后附 NP 都有数量形式的要求，在某些表示对比的句子中这种句法实现可以完全与数量无关。这种对比句与计数句、分配句一样，可以把非作格动词的施事论元放到动词之后，如：

(17) 这块场地跳男运动员，那块场地跳女运动员。

对比句中同样隐含着“集合-成员/子集”关系。“这块场地跳男运动员”其实是说，“这

³ 同上。

块场地运动员跳男的”。“运动员”构成一个范围集合，对比项“男运动员”是它的一个子集。

另外也与前两类结构一样，对比句的基本实现形式中施事成分在动词之前。

(18) 这块场地男运动员跳，那块场地女运动员跳。

那么，对比句是否与前两种构式一样，也能允准各类语义与整体结构协调的动词把主体论元（施事、主事）放在动词后面呢？首先，非宾格动词没有问题，如：

(19) 那只狐狸昨天刚刚断了腿，今天又瞎了眼。

但及物动词和三元动词很难有这样的句法实现。

(20) a. 瘦肉女生吃，肥肉男生吃。

b. ? ? 瘦肉吃女生，肥肉吃男生。

(21) a. 上半场主力踢，下半场后备踢。

b. 上半场踢主力，下半场踢后备。

(20)a中施事位于动词前的语序没有问题，而把施事放在动词后的b句非常奇怪。(21)b中虽然表面看起来可以把NP₁放在动词后面，但句子的优势理解是把动词后的“主力”、“后备”理解为旁格宾语，大致相当于某种角色、方式，而非施事。

三元动词也很难把充当对比焦点的施事成分放在动词后面，动词后面的NP总是被优先理解为与事，如：

(22) a. 《新京报》老李送，《南方周末》老张送。

b. 《新京报》送老李，《南方周末》送老张。

(23) a. 学费妈妈给，生活费爸爸给。

b. 学费给妈妈，生活费给爸爸。

(22)、(23)的b句中动词后的NP一定是与事，不可能被理解为施事。这就与“计数”句和“分配”句的情况有所不同。

这种现象受汉语信息结构和句法接口规则的限制，具体情况下文讨论。

2.4 小结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允准非作格动词后附NP的并不限于“计数”句，也不限于数量结构。同时，特殊的论元实现方式也不限于非作格动词。准确地说，首先是相应的结构根据整体的构式意义选择动词，只要动词本身的词汇语义与构式意义不冲突就有可能进入，对动词的论元结构并没有特殊要求。这些特殊结构中都包含“集合-子集/成员”关系。至于特殊的语序变动是信息结构调整的结果。所以，主语成分是否可以位于动词之后也取决于信息结构调整的具体限制，这些问题我们一并放在第4节讨论。

而且，这些非常规的论元实现通常只能出现在口语中，对语境的依赖性很强。没有足够的语境提示时，这样的表达多少会显得有些突兀，甚至会造成一些理解上的障碍。易洪川(1997)讨论了汉语口语里的一种施事宾语句，大致相当于这里谈到的计数句。文章指出这些语句属于高度依赖语境的语境句，具有明显的“当下性”。其实，不只是计数句，包括分配句、对比句在内的把通常理解为施事的成分放在宾语位置的结构都具有这些特征⁴。这种语境句的结构状态并不稳定，不是测试动词论元结构特征的可靠手段。

3、汉语的表层非宾格结构：

非宾格动词无论是语义特征还是句法表现都与非作格动词截然对立。这一点已经得到了非常充分的跨语言证明。汉语中的情况虽然比较复杂，但却并不例外。

⁴ 这些结构对语境的依赖性程度可能有所差别，大致的倾向是计数句最强，对比句次之，分配句最弱。

非宾格动词主要表示非自主的变化（包括状态变化和位置变化）。特殊的词汇语义决定了其特殊的句法实现。汉语非宾格动词的句法特征不体现在助动词选择等方面，而是呈现出所谓的表层非宾格现象（surface unaccusativity）（Levin & Rappaport Hovav 1995）。其唯一论元在表层结构中就可以出现在宾语位置，这样的结构是表层非宾格结构，也是通常说的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结构或保留宾语结构。

汉语的表层非宾格结构完全可以直接以动词开始。如“死人了”、“沉船了”、“发生事故了”。同时，非宾格动词非自主的变化义自然地衍生出“蒙受”、“隐现”、“发生”的意义，动词前可以相应地出现一些非核心成分（non-core/extra arguments）。

(24) 可怜的熊猫宝宝刚刚死了妈妈。（蒙受）

(25) 这片海域刚刚沉了船。（隐现）

(26) 昨天又发生了交通事故。（发生）

其实，这三种意义是紧密相关的。一方面，“隐现”和“发生”是很难截然分开的。“隐现”是“发生”的一种特殊实现方式，只是更强调处所与个体的动态变化关系而已。“发生”句如果添加上表示处所意义的 NP，也会浮现出抽象的“隐现”意味，如“昨天中关村又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另一方面，“蒙受”与“隐现”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关联。如果动词前的 NP 突显处所义，就偏重“隐现”突显“实体”义，就偏重“蒙受”⁵。所以当既可以理解为“处所”又可以理解为“实体”的名词出现时就可能产生歧义，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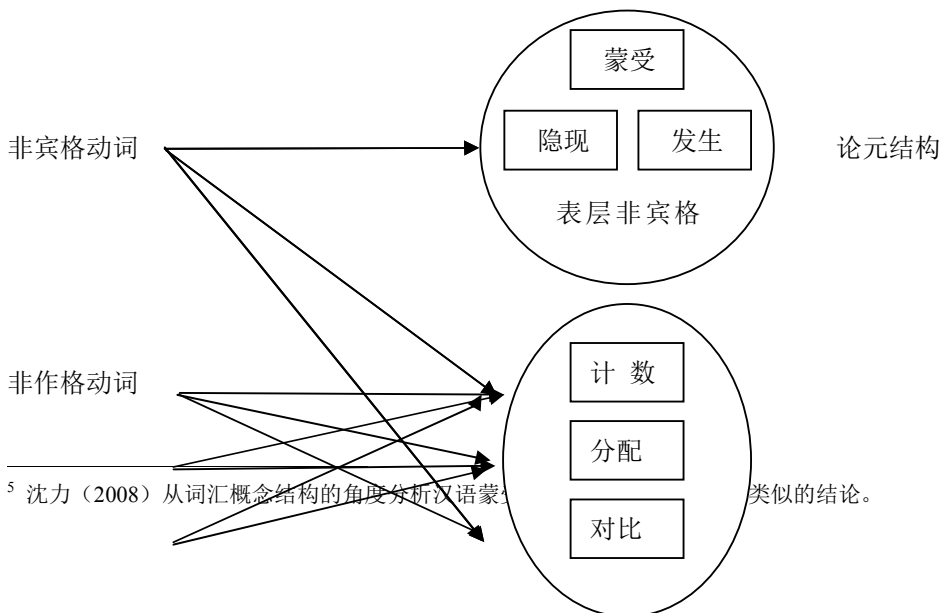
(27) 一中队死了一个人。

这句话既可以理解为“一中队的某个成员死了”，表示“作为实体的一中队蒙受了损失”；又可以理解为“一中队这个处所发生了死人事件，表示“作为处所的一中队发生了事故”。

特别要指出的是，汉语的非宾格动词天然呈现“表层非宾格”的特征。这些表层非宾格结构的能产性很强，直接由论元结构决定，排斥其他类型的动词。同为不及物动词，非作格动词的唯一论元不能出现在动词之后。“病了妈妈”、“幼儿园哭了孩子”、“今年结婚了小王和小李”等表达都不能成立。及物动词、三元动词更不用说。

刘探宙（2009）尝试把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的句子做统一处理，指出只要是及物动词带宾语无非表达两种意义，要么是隐现要么是计数。但如果考虑到如上所述的各种情况，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值得商榷。以（24）-（26）为代表的表层非宾格结构中绝对不允许其他类型的动词出现。所谓的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都可以带宾语其实是两个不同层面的现象，存在本质差别。前者是论元结构的特征，后者则是信息结构的表现。

图 1：特殊结构中的动词分布图



⁵ 沈力（2008）从词汇概念结构的视角分析汉语蒙受...

类似的结论。

三元动词

总结起来，非宾格动词既可以进入“蒙受”、“隐现”、“发生”等各类表层非宾格结构，又可以进入“计数”、“对比”等特殊结构，但不能进入“分配”结构；非作格动词不能进入任何表层非宾格结构，只能进入“计数”、“分配”、“对比”等特殊结构；及物动词和三元动词一样，不能进入表层非宾格结构，只能进入“计数”、“分配”结构。论元结构和信息结构各司其职，共同控制动词的分布情况。

4、信息结构对语序的影响

4.1 信息结构与语序的对应

如上文所述，计数、分配、对比等特殊结构可以允准主语位于动词之后的语序。这种句法实现序列无疑是一种有标记的变异语序，不符合论旨层级和相关的投射规则。上文已经多次提到这种语序变异是受信息结构的影响。变化前后语句的真值条件不变，改变的是语用效力。这一节具体分析信息结构对语序的作用。

关于信息结构的研究虽然门派各异，思路方法繁多，但大家达成了一些共识。最重要的认识是基本的信息结构对语序排列、语句解释、形态实现、重音语调等语言现象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和决定作用（Nomi Erteschik-Shir 2007; Luis López 2009）。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是信息结构对语序的影响。下面先介绍一些相关的背景知识。

根据 Nomi Erteschik-Shir (2007)，有些语言同时存在多种变异语序，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映射关系。语序并不反映主、宾语等语法关系，而是对应于话题、焦点等信息结构，如匈牙利语、意大利语。匈牙利语的焦点一定出现在紧贴动词之前的位置，话题一定出现在句首。而意大利语的信息焦点则只能出现在动词之后，不能出现在动词之前。

(28) a. Chi è partito/ha parlato?

Who has left/has spoken?

b. È partito/ha parlato Gianni

has left/has spoken Gianni

c. # Gianni è partito/ha parlato

Gianni has left/has spoken Gianni

作为 a 的答句，b 合格，而 c 很奇怪。正是因为“Gianni”是信息焦点，位于动词后非常合适，而位于动词前（通常被解释为旧信息或话题信息）就与其信息地位冲突。

与之相反，另外一些语言的语序相对固定，主要反映主宾语等语法关系。话题、焦点等信息成分主要靠语调、重音来表示，如英语。当然，并不是说英语类语言的语序完全不反应信息结构。英语中也存在一些特殊结构用语序来标记话题（29）和焦点（30），如：

(29) a. *The first part of the movie* John missed out on.

b. *Into the pool* Mary jumped.

c. *Mary*, why must she always be late?

(30) a. There is a *fly* in my soup.

b. It was a *mosquito* that bit me.

c. What I saw was a big wasp.

虽然存在这些标记话题和焦点的特殊结构，但从整体上看英语的语序主要是由句法决定的，并不对应于信息结构。

Van Valin (1999) 根据这种语序与句法或信息结构的对应关系对语言进行了分类。具体的分类标准是潜在的焦点域 (potential focus domain)。如果一种语言的潜在焦点域是整个句子，那么这种语言具有灵活的焦点结构 (flexible focus structure)；反之，潜在焦点域限制在句子的某一部分的语言具有严格的焦点结构 (rigid focus structure)。再结合语序与句法关系的对应关系，可以得出下面表 1 中给出的四种结果。

表 1: 语序与信息、句法结构对应关系表

| | Rigid Focus Structure | Flexible Focus Structure |
|-----------------|-----------------------|--------------------------|
| Rigid Syntax | French, Toba Batak | English, Toura |
| Flexible Syntax | Sesotho, Italian | Russian, Polish |

4.2 汉语的情况

虽然以上分类达不到完全精确，但的确使我们看到了不同语言的语序安排与信息结构的对应关系存在很大差异。汉语到底属于哪一种情况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可能在这篇文章中全面讨论。这里要做的工作是从所谓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的现象来认识汉语中信息结构和语序的对应关系。

胡建华 (2008) 曾经从信息-句法结构接口的角度讨论过相关问题。文章提出“定指 VP 主语移位条件”来限制信息和句法结构的接口。认为“具有[+定指]特征的 VP 主语必须向 TP 主语位置移位。所以会有“王冕死了父亲”(VP 宾语)和“*王冕病了父亲”(VP 主语)的对立，这个限制也能解释“*王冕病了父亲”([+定指])和“王冕病了一个工人”([-定指])的对立。以上处理很好地把握了汉语非宾格、非作格动词的差别以及相关的信息结构因素。刘探宙(2009)针对“定指 VP 主语移位条件”提出反例，如“王冕家就病了他老父亲一个”，“郭德纲一开口，我们仨就笑了俩”等语句中非作格动词的主语虽然是定指的但仍旧未向 TP 主语移位。

根据本文提出的信息结构影响语序的思路，刘文提出的非作格计数句并不能否定汉语中存在非宾格和非作格动词的对立。但的确促使我们对信息-句法结构接口的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探索。在这里影响信息-句法接口的因素不只限于名词的指称特性，特殊语序首先要满足“集合-子集/成员”的必要条件，“王冕家就病了他老父亲一个”，“郭德纲一开口，我们仨就笑了俩”都满足这个条件。其次，信息结构对语序的影响作用还需要满足“数量”、“对比”等特殊条件。下面具体论述。

一方面，汉语的语序并不严格对应信息结构，与意大利等语言存在显著差别。像 (28) 的情况，汉语回答“谁走/说话了”要用“张三走/说话了”，重读主语。虽然句末位置是汉语的常规焦点位置，也不能说“走/说话了张三”。从这个角度说，汉语接近英语，语序对应句法关系，而不反映信息结构。按照 Van Valin 的分类，潜在焦点域是整个句子，应该归入灵活焦点结构的类型。

另一方面，汉语中又存在对应于信息结构的特殊变异语序。汉语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明确和凸显、强化焦点可以把本来应该充当主语的成分放在动词之后。本文讨论的计数、分配、对比等结构就属于这种情况。英语中没有这种现象，从这个角度说，汉语又接近于意大利语等严格焦点结构的类型。可见，从语序与信息结构的对应关系角度来看，汉语介于严格焦点

结构型（意大利语）与灵活焦点结构型（英语）之间。

如上文第 2 节所述，计数、分配、对比结构中都具有“集合-子集/成员”关系，首先满足了语序变异的必要条件。汉语受信息结构驱动的语序调整还需要其他特殊条件，下面具体分析。

首先看“计数”句。“我们班好几个同学病了”与“我们班病了好几个同学”都是合格的语句，两者的真值意义相同，差别存在于语用效力层面。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论元名词组位于动词之后的序列更加突显其焦点地位。当名词组位于动词之前时其信息地位并不明确。“好几个同学”可能只是谓语焦点的一部分，其本身的信息地位并不明显。当然，汉语可以使用重音的手段来明确焦点的指派⁶。但也可以使用语序调整的手段，即把论元名词组放在汉语的常规焦点位置，其焦点地位自然可以得到明确和突显。而汉语的常规焦点位于句末，所以“我们班病了好几个同学”是为了明确并突显其中数量名成分的焦点地位而进行的语序调整。上文说过，这类语句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数量，可以把数量成分单独放在末尾，如“我们班同学病了好几个”。这说明数量成分充当信息焦点是汉语这种信息结构操作的条件之一。不满足这个条件相关的操作就不成立。如同样是施事焦点，“走/说话了张三”作为“谁走了/说话了”的答句就无法成立。

下面看“分配”句。“分配”句的情况比较特殊。如上文所述，这类结构表达的是两个数量成分的关系，两者本身并没有主次轻重之别。所以它们可以互换位置而不影响语句的真值条件。不过，语言毕竟是线性的，即使是概念上没有主次之分的成分被线性实现出来的时候也可以被分析为“话题——述题”的模式。以“一张蹦床十个小朋友跳”为例，句首 NP 的后面可以有停顿或附加语助词，可以被分析为话题，“十个小朋友跳”可以分析为述题。这就与“计数”句的情况类似了，数量名成分可以单独被放在动词后的常规焦点位置，从而突显和强化其焦点地位。而且，与“计数”句一样，数量成分可以单独出现。如

(31) 一张蹦床(小朋友)跳十个。

“对比”句的情况给出了除“数量”之外，汉语因信息结构引发语序变动的又一条件，“对比”。也就是说，主体焦点倒置（占据常规焦点位置）的条件除了“数量”之外还有“对比”。这个现象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对比焦点的信息突显度强于普通的信息焦点，有促发语序变异的动因。调整之后的语序起到了强化对比焦点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对比”的条件并不充分。如上文所述，及物动词和三元动词的施事成分即使具有对比焦点的信息地位也很难后置。如“瘦肉吃女生，肥肉吃男生”这样的语句很难成立。即使有这种对比的表达需要，人们也不会选择这样的形式。这是因为信息结构与论元结构的冲突比较剧烈。受事是及物动词宾语的默认理解选择，而施事成分与受事成分完全对立，即使具有对比焦点的身份也很难进入这个位置⁷。三元动词的情况与此类似，施事和与事成分也存在较大冲突。对比句中这种情况就与“数量”不同。如前所述，计数句和分配句中主语后置的情况关键在于数量。在语义解释上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数量因素，施事的作用已经淡化，所以冲突不会太大。至于非作格动词可以凭借“对比”实现施事焦点倒置的原因也比较自然。因为非作格动词的论元结构只有施事，没有受事。理解冲突自然小了很多，使对比焦点“有机可趁”。

以上讨论解决了语序变异的动因和条件问题。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语序调整是由怎样的句法操作来实现的呢？潘海华、韩景泉（2008）提出的外置操作是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案。文章指出汉语的名词组可以受信息结构的驱动而进行外置（*extraposition*）移位。外置操作把一个成分向右移离它的常规位置。这种移位从线性位置看是从左向右，但在结构层级上还是

⁶ 即使动词前的“好几个同学”获得对比重音也还是与句尾焦点有很大不同。因为动词前的对比焦点可以是话题的一部分，并不充当新信息。

⁷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关于不同条件的具体作用情况我们将另文讨论。

自下而上。移动后的成分依然成分统治 (c-command) 它留在原位的语迹, 符合句法移位的要求。如英语中当句子的主语为分句 (That the pig had been stolen surprised Bill) 时可以采用外置操作把主语分句置于句末 (It surprised Bill that the pig had been stolen), 外置的成分嫁接到 TP 或 CP 之上。计数句等特殊结构的情况也可以做同样的分析。“我们班好几个同学病了”中的“好几个同学”经过外置操作移出 VP, 嫁接到 TP 或 CP 上, 占据常规焦点位置。

4.3 小结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汉语中语序和信息结构对应关系的紧密度介于严格焦点结构与灵活焦点结构之间。在满足“集合-子集/成员”条件的基础上, 汉语受信息结构驱动的语序调整还需要“数量”、“对比”等特殊条件。其中“数量”是充分条件, 而“对比”条件并不充分, 还要同时保证信息结构和论元结构的冲突不影响语义理解。在满足这些特殊条件后, 汉语可以通过外置操作来实现语序调整, 呈现出的特殊语序是信息结构的表现。

5、表层非宾格结构与主语倒置结构 (subject inversion constructions)

以意大利语为代表的一些罗曼语中既存在比较丰富的表层非宾格结构, 同时又存在十分自由的主语倒置现象。请看下面的例子:

- (32) a. È arrivato uno studente al giornale
has arrived a student at the newspaper
'There arrived a student at the newspaper'
- b. Ha parlato (con Piero) il ragazzo
spoke (with Piero) the boy
'The boy spoke (with Piero)'
- c. Ha mangiato un dolce il ragazzo
ate a cake the boy
'The boy ate a cake'

a 句是典型的表层非宾格结构; b、c 句是主语倒置结构。这两种现象的并存同本文讨论的汉语中表层非宾格结构与一些特殊构式的关系有类似之处。

虽然意大利语的主语倒置结构与汉语计数句等特殊构式在表达意义、使用条件、分布范围等方面存在较大不同, 但它们有很多重要的共同点。两者在表层结构中都呈现“V+S”的语序, 语序都对应于信息结构。主语倒置结构中位于动词后的 NP 成分都是语句的表达焦点, 通常是新信息, 如上文 (28)。

而且, 主语倒置结构也可以涵盖各种与其整体意义相符的动词类型, 包括及物动词、非宾格动词、非作格动词。即两类不及物动词都可以在这类结构中呈现后附 NP 的序列。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主语倒置结构的存在从来没有影响到意大利语中存在非宾格和非作格区分的结论。也就是说, 不能凭借两类动词都可以进入某类结构就否认两者存在差别。两类结构的生成过程也一向被做不同的分析。如 Belletti (1988) 把主语倒置结构中动词后的 NP 分析为附接在 VP 上的成分; 后来 (Belletti 2001) 又设立了一个位置很低的 FocusP (VP 之上的第一个功能投射) 来处理这类结构。认为主语 NP 移入 [Spec, FocusP] 位置, 动词移入更高位置从而推导出正确语序。无论怎样, 主语倒置结构都不同于 NP 位于深层宾语位置的表层非宾格结构⁸。

⁸ 意大利等语言有独立的句法测试可以证明表层非宾格结构的动词后 NP 的确占据宾语位置, 不同于主语倒置句的情况。汉语目前找不到这样的句法测试, 具体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意大利语中这种表层非宾格和主语倒置的对立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不及物动词+NP”序列的存在有多种可能性。位于不及物动词后的 NP 不一定是其宾语，也不能仅凭这个现象的存在就否定非宾格和非作格动词的差别。

6、结语

本文详细讨论了两类所谓的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的差异。目的在于澄清不同层面的句法分析。非宾格动词带宾语是论元结构决定的特质，而所谓的非作格动词带宾语（包括相关的主体焦点后置现象）则是信息结构的表现，两者是不同层面的现象。汉语中存在受信息结构驱动的特殊操作和变异语序。用信息结构的表现给论元结构下结论并不合适。

区分不同层面的句法分析非常重要，因为影响语言最终实现形式的因素不只一种，除了基本的论元结构外，信息结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汉语中，信息结构是如何影响语序等句法要素是需要着力研究的课题。本文只是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小小的尝试，希望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 Belletti, A, 1988, The case of unaccusatives. *Linguistic Inquiry* 19. 1—34.
- Belletti, Adriana, 2001, 'Inversion' as focalization. *Subject Inversion in Romance and the Theory of Universal Grammar*, ed. by Hulk Aafke & Jean-Yves Pollock, 60 - 9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vin, B. & M. Rappaport Hovav, 1995, *Unaccusativity: At the Syntax-lexical Semantics Interface*.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 Luis López, 2009, *A derivational syntax for information structure*. Oxfor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mi Erteschik-Shir, 2007, *Information structure: the syntax-discourse interface*. Oxfor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胡建华, 2008, 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的论元和宾语——从抽象动词“有”到句法-信息结构接口。《中国语文》第5期, 396-409页。
- 陆俭明, 2004, “句式语法”理论与汉语研究。《中国语文》第5期, 412-416页。
- 刘探宙, 2009, 一元非作格动词带宾语现象。《中国语文》第2期, 110-119页。
- 潘海华、韩景泉, 2008, 汉语保留宾语结构的句法生成机制。《中国语文》第6期, 511-522页。
- 任鹰, 1999, 主宾可换位供用句的语义条件分析。《汉语学习》第3期, 1-6页。
- 沈力, 2008, 汉语蒙受句的语义结构。《中国语文》2009年第1期, 45-53页。
- 易洪川, 1997, 汉语口语里的一种施事宾语句。《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31-141页。